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九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十九

魏烈祖明皇帝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烈祖明皇帝

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

之常今在左右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也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於廟門之外青龍見邳之靡陂井中丁酉幸陂觀龍於是改元為青龍靡陂為龍陂二年三月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追諡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遜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河六月征東將

軍滿寵進軍拒之秋七月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
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羣臣
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
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必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
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大耀兵饗六軍遣使
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
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
卒其軍退還景初元年泰山荏縣言黃龍見

在任
俚反於是

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月定歷改元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車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太白之旗改太和歷為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禘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二年十二月帝寢疾不豫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卧内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吾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

見君無所恨矣宣王頓首流涕即日帝崩於嘉福殿年三十六葬高平陵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畱心於法理容止可觀望之儼恪即位之後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卒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意無厭倦

又曰青龍三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鳳

翔於其上又於上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
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第序處其中貴人夫人已上
轉南附焉其秩名擬百官之數帝常遊宴在內乃選女
子知書可附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分
當畫可自貴人已下至尚保及給掖庭洒掃習伎歌者
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
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
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

外采音浮思音思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將出征而帝

盛典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乃上書諫

之

魏氏春秋曰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位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摧戮也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魏畧曰明帝欲平北邙今登臺見孟津辛毗諫曰若九河溢涌洪水為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末傳曰初帝為平原王母甄后妬文帝殺之故不立為太子嘗從文帝獵見鹿子母文帝射殺鹿母詔明帝射鹿子明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竒之而建樹之意定矣

廢帝齊王芳

魏志曰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

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也

青龍三

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明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
是日即皇帝位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
尉臨試以示百僚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大將軍司
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太后今日皇帝芳春秋
已長不親萬幾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
謹日迎六宮家人畱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
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叙奉宗廟遣芳歸藩

於齊以避皇帝位是日遷居別宮時年二十三歲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之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儀

魏畧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在外以備非常但當從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耶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

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着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懼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千人太尉司馬等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

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有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公年四十三太始十年薨諡曰厲公

廢帝高貴鄉公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郟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公至於元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

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僂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於太后是日即皇帝位百僚陪位者欣欣焉甘露元年夏四月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

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庖犧因燧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納雲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庖犧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庖犧氏作乎俊不能答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

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正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耶峻對曰臣奉導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文質折中裁之聖思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

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施報謂三王之世以禮
為治也帝曰二者教化厚薄不同將主有優劣耶時使
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辛未帝幸
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音由尚書陳賚等作詩賦
稽留音稽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
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側其原迫等主者宣勅
自爾已後羣臣皆當翫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焉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雋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

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
卿言社稷之福也

又曰甘露元年二月帝譙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
顓尚書崔贊袁亮鍾毓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
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顓等曰有夏既衰
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漢高祖拔起隴畝
驅帥豪雋艾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畧
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優顓等對曰夫天下

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運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
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
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
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
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
德校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
故所名之功異爾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
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

復禹績祀夏配天下不失舊物非至德宏仁豈濟斯勲
漢祖因土崩之山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
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
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
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
夏康而下漢祖矣

漢晉陽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
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疾除而更深之耶禍殊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僅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佻音入遇帝於東

止車門左右呵之。佻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劔。揮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危矣。當云何？充曰：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胷。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臣之罪也。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屈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旒。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帝王世紀曰高貴鄉公為太子舍人成濟所害年二十以公禮葬之

陳留王

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入於洛陽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景元四年詔伐蜀命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都高樓首尾蹙討

若擒姜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又命鎮西將軍鍾
會由駱谷伐蜀所至輒克十一月蜀主劉禪降巴蜀皆
平成熙二年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進王妃
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八月相國晉王薨太子炎紹封襲
位總攝百揆十二月禪位於晉改次於金墉城而終館
於鄴時年二十在位六年

帝王世紀曰陳留王即位禪晉封陳留王就國治鄴奉
魏宗祀

魏世譜曰晉封帝為陳留王年二十八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

魏志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嫡若嫡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惠夙成好問尚辭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肆忿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執政仰尊前式

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於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
焉

太平御覽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九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二十

西晉宣帝

西晉宣帝

晉書曰宣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

後程伯休父以世官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間
司馬卬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內
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
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
雋字元異雋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
也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畧博學洽聞服膺儒教漢末
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有知
人之鑒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

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
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
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
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
武為丞相又辟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
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遊處遷黃門侍郎轉議
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
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

鑠號為四友遷行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而食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網紀喪事內外肅然乃奉梓宮還鄴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及魏受漢禪以帝為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畱鎮許昌

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大將軍假節領兵五千以給事中
錄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
寧息此非以為榮乃為分憂耳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
征吳復命帝居守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季
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
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
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留帝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召
帝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

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及孫權圖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并攻襄陽帝督諸軍討權走之進擊敗瑾斬張霸并首級千餘遷驃騎將軍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於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帝以書諭之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上庸城三面阻水達

於城外為木柵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於京師天子訪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宏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先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

音桓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

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帝屯于宛四

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軍次丹口

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

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

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

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遂進軍隃式朱切

麋亮聞大軍直至乃自帥衆將芟音上邽音圭之麥諸將

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
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進次漢
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誘之兵纔
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
圍帝攻之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
使勞軍增封邑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
音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將軍秦朗督步騎二
萬受帝節度諸將欲往渭北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

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遂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於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犄音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十餘人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

千餘騎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
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尅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
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
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
深度彼我乃能豫有所制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
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
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
為休息一年足矣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

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
穀帛牛酒勅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
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為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
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遂過故鄉肅清萬里總
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
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水堅壁而守南北六
七十里以拒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
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沈舟焚梁傍遼水

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兵
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攻之初文懿聞
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為之聲援遺文
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為弟喜
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賊恃水樵採自若朝廷聞師
遇雨咸謂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
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鈞橦發矢石雨下
晝夜攻之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

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文懿復遣
侍中衛演乞尅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
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
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園突
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又作沮水之上時有兵士寒凍
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
物人臣無私施也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增封
食昆陽并前二縣及齊王即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與曹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已乃言於天子徙帝為大司馬朝議以為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為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九年春三月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一十一人與

曹爽為伎人爽晏謂帝疾篤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日潛為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侍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能持杯飲粥皆流出露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抱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為之備恐不獲相見以子師昭弟兄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

復曰當叅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本州盛
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
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
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表奏永寧太后
廢爽兄弟時景帝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
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
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

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為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帝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於御牀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吏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廢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

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
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
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
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
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
后勅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
各以本官候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
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

南伐樹為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傳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以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為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為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黃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

叔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謚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
誅之二月天子以帝為丞相增封八縣邑二萬戶奏事
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
九錫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於洛陽帝以久疾不
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三年天子使
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冊命帝為相國封安平郡公
固讓不受六月帝寢疾八月崩於京師時年七十三武
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

虞預晉書曰上雖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值魏氏短祚內外多難謀而鮮過舉必獨克知人拔善顯用仄陋王基鄧艾周秦賈越之徒皆起自寒門而著績於朝經畧之才可謂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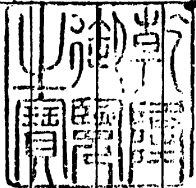
異苑曰晉宣帝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逼帝呼曰彥雲

彥雲陵之字也

緩我身上便行打楚賈逵亦為崇少日遂薨初

陵既被執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唯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及永嘉之亂有覲見帝涕泗云家

國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怨得伸故也爽以執族致誅
玄以時望被戮



太平御覽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

九十六至
一百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沈咸熙

員外郎

臣

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

臣

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

臣

胡予襄

謄錄監生

臣

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九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二十一

西晉景帝

文皇帝

世祖武皇帝

景帝

晉書曰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采沈

毅多大畧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
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
常侍累遷中護軍為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
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帝讚畫文帝弗知之也
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
安席晨會兵馬司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
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各門至是一朝而聚
莫知其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

衛將軍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

祿大夫張緝

七八反

黃門監蘇鑠

音藥

又反

等謀以太常夏

侯立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
迎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
以刀鑲築殺之遂捕立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天子
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姦臣李豐等潛譖庸回陰構凶
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尅呂氏霍光之
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帝讓不受

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
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遣使迎高
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情情舉
趾高帝聞而憂之及將大會帝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
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眾瞻穆穆之容
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傲易曰出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以祗恪
以副四海顛顛式仰癸巳天子詔帝登位相國增邑九

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
名劔履上殿帝固辭相國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見于吳
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於西門之外各
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
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王肅
及尚書傅歆中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戊午帝統中軍
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名三萬兵大會于陳許

之郊甲申次于隱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
入項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項以逼之帝深壁
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諸軍得
其一未得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欽欲蹈縱橫
之跡習秦儀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
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鬪速
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尅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
變萬端少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尅之也乃遣諸

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
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
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
艾帝潛軍銜枚徑進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騫年十八勇
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
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騫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
曰欽走矣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
騫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

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城儉聞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斬儉傳首京都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齋之來攻也驚而日出恐六軍知之蒙之以被痛甚齧被破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時年四十八歲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

文皇帝

晉書曰皇帝諱昭字子上景皇帝之母弟魏景初三年封新城鄉侯正元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辟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為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于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卧不動林退帝謂玄曰費禕以據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還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還拜議郎及誅曹爽帥眾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高貴鄉

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邑二千石毋丘儉文
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
帝自京師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尚
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
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
政劔履上殿固辭不受甘露元年春加大都督奏事不
名夏六月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錫假斧鉞
進號大都督劔履上殿又固辭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

黃鉞增封三縣二年夏五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
殺揚州刺史樂琳以淮南作亂遣子靚音為質於吳以
請救議者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母丘儉輕疾傾覆今必
外連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全勝制之
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
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城假廷尉何植節度淮南
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帝進軍丘頭因命
合圍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文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

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會欽計事於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鴛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因使鴛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令改丘頭為武丘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并州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為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九讓乃止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已

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
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凌雲臺召侍中王
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
俟旦沈業馳告于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
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
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太
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僚謀其
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顛輿致之延于曲室謂

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唯斬賈充可以謝天下帝
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
濟而斬之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音黃為
帝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司
空鄭冲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三年夏四月肅慎來獻
楛矢石弩弓甲貂皮等天子命歸大將軍府四年夏帝
將伐蜀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
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武街絕維歸路鎮西

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使天水太守王頌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鍾會分為二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又使部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頌追敗維於強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劔閣鍾會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詔加

九錫帝乃受命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於江油破蜀將諸葛瞻於綿竹斬瞻傳首遂進軍雒縣劉禪降天子命晉公以相國總百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之號焉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至于長安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丙辰帝至自長安三月乙卯進爵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冬十月庚午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

二年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簋音巨宮縣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靈寢時年五十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謚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世祖武皇帝

晉書曰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沈

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事中奉車都尉
中壘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
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及晉國建立為世
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初文帝以景帝既宣
皇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
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帝之天下也吾
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因爭曰中撫軍
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

也由是遂定咸熙二年五月立為晉王太子八月辛卯
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晉王位十一月乙酉令諸郡中正
以六條舉淹滯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
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沖奉策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
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
配于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音集大命于
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
弗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昭哲輔弼我皇家勲德光

于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
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
爾位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
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
休烈帝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請乃從之
太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設壇于南郊百寮在位及匈奴
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於是大
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見

于弘農澠池丁卯立皇子衷為皇太子九月甲申詔曰
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為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
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
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四年己未詔王公卿尹及
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條詔書
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
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臨聽訟觀錄廷尉洛陽獄囚
親平決焉八年春正月癸亥帝耕于藉田二月乙亥禁

雕文綺組非法之物詔內外羣官舉任邊郡者三人帝
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
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
為患豈以爭臣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
官咸寧四年十一月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
伎異服非典禮焚之于殿前五年大舉伐吳遣鎮東將
軍琅琊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
王戎出武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

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
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行冠
軍楊濟為副總統衆軍十萬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
五色氣冠日癸巳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獲吳武威
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陽城庚申又克
西陵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甲戌杜預克江陵三月
壬申王濬以舟師至於建業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
櫬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克

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二百三十萬其牧守已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乙酉大赦改元賜酺五日恤孤老困窮九月羣臣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謙讓弗許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改元夏四月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時年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葬峻陽陵廟號世祖

謝靈運論曰世祖受命禎祥屢臻苛慝不作萬國欣戴

遠至邇安大化覃被天啟其運民樂其功矣反古之道以恭儉為先今五等罔刑井田王制凡諸禮律未能定正而採擇嬪媛不拘華門者昔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不以助紂為虐而世祖平皓納吳妓五千是同皓之獎婦人之封六國亂政如追贈外曾祖母違古之道凡此非事並見前書誠有玷於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

唐太祖晉武帝紀論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宏道民以佚而代勞世以治而易亂絕縑綸之貢

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約俾澆風而反淳雅好言直
畱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嵇紹許竒雖仇讎
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
于時民和俗靜家給民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
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
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近代之不通服前王
之不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業
大矣雖登封之禮讓之而不為而驕泰之心因斯以起

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
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存居治而忘危則治無
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
于亂禍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而導途欲登山者涉舟
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
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
之慮故賈充兗豎懷姦志而擁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
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

競滅其本棟梁迴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
綱紀大亂以至海內板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
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
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
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
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
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奸謀迷王
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

不除卒今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
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
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二世而成業延三孽以喪
身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
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
策不能無慷慨焉

太平御覽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九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二十二

西晉惠皇帝

趙王倫

附

惠皇帝

晉書曰孝惠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太始三年立為皇太子時年九歲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

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為永熙尊皇后楊氏曰皇
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五月辛未以太尉楊駿為太傅
輔政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音聿為皇太子以中書監
何劭為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子太傅永平元
年春正月詔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又詔子弟及羣
官並不得謁陵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弟衛將軍瑤
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將軍
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

茂皆夷

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為庶

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廟誅太后母龐氏壬寅徵

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輔政六月賈后

矯詔使楚王瑋

音偉

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陽公衛瓘

乙丑以瑋擅害亮瓘殺之九月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

王彤為衛將軍錄尚書事以趙王倫為征西大將軍都

督雍梁二州諸軍事三年春二月己酉賈后殺皇太后

于金墉城五年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十二月庚

戊新作武庫大調兵器六年八月秦雍氏羗悉叛推氏
羗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于涇陽七年春正月癸丑周
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九年春正月
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氏戰于中亭大破之獲齊萬年徵
征西大將軍梁王彤錄尚書事以北中郎將河間王顥
為鎮西將軍鎮關中成都王穎為鎮北大將軍鎮鄴十
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適為庶人及其三子幽於金墉城
殺太子之母謝氏永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三月癸未

賈后矯詔害庶人適于許昌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癸巳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司空張華尚

書僕射裴頠

音鬼文
毀切

皆遇害侍中賈謚及黨與數十人

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

宣文輔魏故事追復故太子位丁酉以梁王彤為太宰

己亥趙王倫矯詔害賈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

孫臧為太孫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趙王倫不克允

及其二子秦王都漢王迪皆遇害永寧元年春正月乙

丑趙王倫篡帝位甲寅遷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

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臧為濮陽王五星經天縱橫

無常癸酉倫害濮陽王臧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冏

俱永切

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征北大將軍成都王

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顥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兗

州刺史王彥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

萬倫遣其將閭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堽坂以拒冏孫

會士猗許超出黃橋以拒穎及穎將趙驤石超戰于澳

水會等大敗棄軍走四月辛丑左衛將軍王與尚書淮

陵王淮

七隗反

勒兵入宮擒倫黨孫秀孫會許超士猗

於

反駱休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羣臣頓首

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詔大赦改元誅趙王倫義陽

王威九門侯質等及倫之黨與五月立襄陽王尚為皇

太孫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庚午東萊王蕤左衛

將軍王與謀廢齊王冏事泄廢蕤為庶人與伏誅夷三

族甲戌以齊王冏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

穎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河間王顥為太尉罷丞相復置
司徒官太安元年五月癸卯以清河王遐子覃為皇太
子賜孤寡帛大酺音甫五日以齊王冏為太師東海王越
為司空秋七月兗豫徐冀等四州大水冬十月地震十
二月丁卯河間王顥表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
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許交切同會洛陽請廢
冏還第長沙王乂奉東興屯南止車門攻冏殺之幽其
諸子于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因大赦改元以長沙

王又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秋七月中書令卞
粹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等貳於長沙王又疑而害
之八月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又帝以又
為大都督帥軍拒之庚申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斬之
顥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牽秀石超等來逼京師
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拒方於宜陽己巳
帝旋軍于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天中裂無雲而雷九
月丁丑帝次于河橋壬午皇甫商為張方所敗甲申帝

軍於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帝旋于城
東丙申進軍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燒清
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冬十月壬
寅帝旋于宮石超焚緱氏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陽
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
將軍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
十一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王師攻方壘不利方決千
金塢水碓皆涸音鶴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一品已

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為

四部司馬公私窮蹶

子六反

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

已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丙辰地震癸亥東海王

越執長沙王乂幽於金墉城尋為張方所害甲子大赦

永興元年春正月成王穎自鄴諷于帝乃大赦改元

為永安帝逼于河間王顥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

史皇甫重以討之沈舉兵攻長安為顥所敗張方大掠

洛中還長安於是軍中大餒人相食以成都王穎為承

相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以三部兵代宿衛二月乙酉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黜皇太子覃復為清河王三月河間王顥表請立成都王穎為太弟戊申詔曰朕以不德纂承鴻緒于茲十有五載禍亂滔天姦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宮宗廟幾絕成都王穎溫仁和惠克平暴亂其以穎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秋七月丙申朔右衛將軍陳耽音軫詔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

王穎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已亥司徒王
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吳王晏豫章王熾襄
陽王範右僕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二十餘萬
穎遣其將石超拒戰己未六軍敗績於蕩陰矢及乘輿
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
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
穎帥羣官迎謁道左右帝下輿涕泣其夕幸於穎宮穎
府有九錫之議陳畱王送貂蟬文衣鶡尾明日乃備法駕

幸于鄴唯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庚申大赦
改為建武八月戊辰穎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洛陽廢
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賢王劉元海反於離石
自號大單于安北將軍王俊遣烏丸九騎攻成都王穎于
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御服分散倉卒上下無
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飲食
以供宮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糗米飯及
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音啖之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

麤米飯盛以瓦盆進帝取兩盂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
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
歔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陽燧青蓋車奉迎方拜謁
帝躬止之辛巳大赦賞從者各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
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
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唯
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具載宮人寶物
軍人因畧妻後宮分爭府藏魏晉已來所積之物掃地

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顯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灞上顯前拜帝下車止之征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暉

他昆

反

太常鄭球

音求

河南尹周馥

音服復

與其遺官在洛陽為

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焉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李雄僭號成都王劉元海僭號漢王十二月丁亥詔曰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器其以王

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聞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為
皇太弟以隆我邦以司空越為太傅與太宰顥夾輔朕
躬司徒王戎參錄朝政光祿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
百官皆復職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乂輕陷重刑封
其子紹為樂平縣王以奉其嗣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
力供御之物皆三分減二戶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
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以河間王
顥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

四月丙子張方廢皇后羊氏七月東海王越嚴兵徐方將西迎大駕成都王穎部將公師藩等聚衆攻陷郡縣害陽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張延等轉攻鄴平昌公模遣將軍趙驥擊破之九月壬子以成都王穎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河間王顥遣將軍呂朗屯洛陽冬十月丙子詔曰得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驃騎將軍虓拒逆詔命造構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衆擅用荀晞為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

荊州刺史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憚等各勒所統徑

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

十萬建武將軍呂朗廣武將軍騫勅俱反建威將軍刁

默等為軍前鋒共會許昌除與兄弟丁丑使前車騎將

軍石超北中郎將王闡討與等赤氣見于北方東西竟

天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胄等屯河橋十

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皇后羊

氏洛陽令何橋攻權殺之復廢皇后十二月呂朗等東

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張方劉弘等並按兵不能禦
范陽王虓濟自官渡拔雲陽斬石超襲許昌破劉喬於
肅喬奔南陽右將軍陳敏舉兵反自號楚公矯稱被中
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逐楊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帝在長安河間王
顥聞劉喬破大懼遂殺張方請和於東海王越越不聽
宋胄等破穎將樓衷進逼洛陽穎奔長安甲子越遣其
將祈公宋胄司馬纂等迎帝己亥弘等奉帝還洛陽帝

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六月丙辰朔至自長安升
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
八月以太尉東海王越錄尚書事驃騎將軍范陽王虓
為司空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之于鄴冬
十月司空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害成都王穎十一月
庚午帝崩于顯陽殿在位十六年時年四十八葬太陽
陵帝之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衛瓘
嘗侍宴撫武帝坐牀曰可惜此坐和嶠亦以為言曰皇

太子有淳古風而季代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不答後武帝欲廢太子楊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太子遂定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紀綱大壞貨賂公行天下謂之互市焉帝又嘗幸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餒甚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

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趙王倫

晉書曰趙王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栢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玕王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音低羗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詔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

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之廢也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常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音無道與賈謚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

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更說倫曰太子剛猛不可私干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

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欽飛督問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害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朔軍校尉齊王罔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閣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中書監侍黃門侍郎八座皆夜

入殿執張華裴頡解紹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
詔有詐郎師景露板奏請手詔倫等以為沮衆斬之以
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送賈庶人于
金墉尋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
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蒼
敷音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
陰王詡况羽反散騎侍郎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
兵權文武官侯封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

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
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琊小吏累官於趙國以諂媚
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憾前衛
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
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
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憤起兵討
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無學不知書秀
亦以狡黠胡八反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

徒唯競榮利無深謀遠畧倫秀並惑巫兒聽妖邪之說
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先帝神語令倫早入西宮又言先
帝於北邙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先帝廟於邙山謂逆
謀可成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
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持節尚書令滿
奮僕射崔隨為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偽讓不
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
倫乃許之左衛王與前軍司馬推等率甲士入殿譬諭

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琊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

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
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
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
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
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往文帝為相國
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行倫之詔令秀改革有
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令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
如流矣時齊王問河間王顯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

一方秀知罔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守孫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羣僚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羣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與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為上將軍督諸軍以拒義師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

步騎千人催諸軍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
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
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
悶音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座議征戰
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凡四品以下子弟十五以上皆詣
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秀懼自崇禮闈
走還下舍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使倫為詔曰吾為
孫秀等所悞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

老子農畝傳詔以騶

音柳

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

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羣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羣付金墉城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表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於是收羣馥虔詔付廷尉獄考定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

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

太平御覽卷九十七